

天主忠僕

方濟·康維尼神父

FATHER FRANCIS CONVERTINI

(1898-1976)

早年生活

1. 家庭生活

意大利是個美麗的國家，有著名的藝術和音樂作品，還有長年積雪的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脈，以及其他各種名勝，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遊人到此遊覽。另一方面，當地亦有許多山區村莊，被遊人和歷史遺忘，但至今仍有人居住。其中之一就是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亞(Apulia)的帕帕列羅(Papariello)，屬於木爾加(Murgia)地區。為木爾加的人民而言，土地就是一切。他們靠著貧瘠不毛的土地，勉強維持生計。

父親森圖多

木爾加的農民稱呼類斯·康維尼(Sante Luigi Convertini)為森圖多(Santudo)。早在年少時，他已在故鄉帕帕列羅履行和平使命。在動蕩和危險時期，單純的農民遇上問題時，常請教森圖多。他用心聆聽他們，他的話帶給他們平安與喜樂。1895年，森圖多29歲，與他的表妹佳琳·康維尼(Catherine Convertini)結婚。他們的次子生於1898年8月29日，取名為方濟·保祿，日後成為傳教士。大家都親切地稱呼方濟為奇奇洛(Ciccillo)。兩個月後，家人遭逢不幸，養家活兒的父親逝世了。不僅是康維尼一家，甚至是整個村莊也哀悼這位英明能幹的朋友森圖多。

母親佳琳

佳琳須全力照顧整個家庭，母兼父職，養育兩個年幼子女。奇奇洛未足一歲，她便安排他領堅振。他的信德茁壯成長，但不瞭解母親的煩惱，就是要照顧他和哥哥森姆(Samuel)的衣食。佳琳於1900年5月6日再婚，丈夫為彌額爾·奧托雷(Angelo Michael Piccoli Ottolire)。婚後十年，佳琳在分娩時出現併發症逝世。13歲的森姆和11歲的奇奇洛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，由繼父照顧。母親逝世後數週，他把奇奇洛和哥哥帶到市集，僱用給25公里以外帕魯茲家(Petruzzis)的維托(Vito)和亞納(Anna)當農場工人。帕魯茲夫婦待他們如親兒，讓他們在餐桌一起進膳。兩個孩子也稱維托和亞納為爸爸媽媽。奇奇洛日後也憶述帕魯茲一家如何善待他和哥哥。在那裡，他每天和帕魯茲家人一起唸玫瑰經，並開始向他照顧的小女孩學習讀書寫字，情景非常有趣。小女孩白天回校上課，晚上

便向奇奇洛覆述當天的課堂內容。

兒子奇奇洛

奇奇洛指這些日子為「快樂的童年」，但好景不常。彌額爾·奧托雷帶他們離開帕魯茲家，讓他們為一個離本家不遠的家庭工作。這時，奇奇洛已長得很健壯，具備鄉村貧窮孩子的粗獷。他認識一個名叫帕米娜·康維尼(Palmina Convertini)的女孩，友情日漸成熟，而且同意在適當時候結婚。奇奇洛喜歡跳舞、玩樂和遊戲。他和朋友聯群結黨，嬉戲玩樂，有時還在附近的農場偷水果。在這時期，這個無憂無慮的青年很喜歡學習，叔叔方濟(Francesco)教他讀書寫字。他希望從軍時可寫信給村民和女友。叔叔方濟也教他敬禮聖母。村民的虔敬生活對這個年青心靈有深遠影響。奇奇洛逐漸在生活中發現天主。

2. 從軍

1914 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許多意大利人認為，如果意大利要展示強國實力，必須參加戰爭，國王也是這樣想。因此，政府徵召所有強壯健全的男人從軍，誰也不能豁免，也沒有人膽敢逃跑！只有婦女和老人可留在家裡，照顧孩子和打理農田。奇奇洛於 1917 年入伍，在接受初步訓練後，便要到戰場前線。他兩次試圖逃跑，但也給捕獲。戰爭臨近結束時，他被俘虜，囚禁在波羅的海岸邊(Baltic Coast)的軍營，後來在 1918 年年底獲釋回家。在回家途上，他患上腦膜炎，必須住院。他的繼父彌額爾和哥哥森姆在醫院照顧他。他很快好轉，可回家重拾農田工作。

II. 天主的召叫

1. 勇敢追隨聖召

經歷大戰回家後，哥哥森姆決定前往美國。隨著時間過去，奇奇洛開始不滿足於農夫生活。他考慮成為海關關員，並在 1920 年 9 月 7 日開始受訓。幾個月後，他被派往杜林。一般人或會以為，他在杜林履新不過是巧合。然而，這全是天主的安排，使他的生活獲得新方向。一天，奇奇洛往杜林的聖母進教之佑堂辦告解。他在那裡遇上雅迪爾神父(Fr. Angelo Amadei)。良善的神父立即覺察這個青年的長處：坦誠、單純、大方。神父問他說：「你想作傳教士嗎？」這問題嚇了奇奇洛一跳，但他沒有放在心上。他偶爾也會想起神父的話，漸漸喜歡這建議。在親人方面，無論他作甚麼，他們也不會反對。為他自己而言，離開祖國及傳教生活的犧牲並非難事。然而，他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問題，就是籌集接受司鐸培育所需的經費，以及如何安撫等著嫁給他的女友帕米娜。奇奇洛很困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的即時反應就是不再想這些問題，因此在工廠找到工作，避開雅迪爾神父一段時間。可是，他偶然在杜林街上碰見神父，趕不及避開他。這次會面改變他的生命。他決定追隨天主的召叫，鼓起勇氣向帕米娜解釋他的

情況。

2. 伊夫雷亞

1923 年 12 月 6 日，方濟·康維尼加入伊夫雷亞(Ivrea)的慈幼會傳教備修院。該會院僅成立一年，起初只有 56 個學生，但現在已培育了 160 個年青人，準備前往不同的慈幼會傳教區工作。方濟為人單純、善良和真誠，獲得師長和同學的愛戴。

學習的噩夢

方濟接近 26 歲了，不曾上學，因此要與 11 歲的同學一同學習四年，為他是很大的挑戰。堅固的信德支持他繼續前進，但他有時也懷疑自己能否成功。他堅持不懈，這本身已是高尚情操。他當時的數學老師如此概述這個青年的學業表現：「他就像一部生鏽破舊的拖拉機與最新款的汽車競爭，但他仍然繼續前進。」他不屈不撓地學習，就像在帕帕列羅的貧瘠農田耕種一樣。可是，他的成績未如理想，絕對與他所付出的努力不相稱。他要重讀幾乎所有課程，因此在假期時，這位傳教士備修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家裡或伊夫雷亞讀書。他最後得以成功，有賴他的堅毅不屈，傳教理想也是他的支柱。

其他活動表現出眾

方濟雖然學業成績欠佳，但在會院的日常活動卻表現出色。如果需要幫忙砍樹或在農場工作，他總是最先伸出援手。他決定不計代價，也要成為傳教士。他朝拜聖體時，向耶穌聖體獲取力量和安慰。他的老師憶述說：「方濟跪下祈禱時所學的，比坐在自修室學的更多。」他恭敬聖母，聖母是他的導師，就像她指導聖若望鮑思高一樣。日後出任泰國素叻他尼(Surat-Thani)主教的伯多祿·卡雷托(Peter Carretto)寫道：「我加入伊夫雷亞會院後，最使我印象深刻的，就是方濟·康維尼……他是其中一個大哥哥，稱我們這些新人為『聖嬰』。他總是友愛待人，且出於善意，規勸我們應盡力履行本分。」

3. 受其他傑出慈幼會會士的影響

方濟在伊夫雷亞生活的四年，接觸到慈幼會多位支柱，其中最重要的是總會長真福斐理伯·李納德。他倆有許多相似之處。方濟像李納德一樣，曾考慮結婚，成年後才回應傳教士聖召，也遇上學習困難。副總會長李嘉堂神父(Fr. Peter Ricaldone)及會院以其命名和多次探訪會院的賈烈勞樞機，亦使這位未來的「孟加拉使徒」獲益良多。賈烈勞這位傑出的傳教士樞機主教，激起一眾年青候選人對傳教區的熱忱。伊夫雷亞的職員對奇奇洛的培育貢獻良多，支持他度過艱難的學習歲月，他們大部分都是年青學員的善表。

4. 恭敬聖母

1927 年 5 月，方濟為恭敬聖母，發表了一篇講道，主題為「聖母上智之座」，內容流露他的純真善良。他童年在農場工作時所播下的恭敬聖母的種子，最後在伊夫雷亞的合適環境開花結果。他效法聖母，賴信德生活。

III. 夢想之都印度

1. 成長中的傳教士

在伊夫雷亞會院生活時，最重要的日子之一，就是「目的地宣告日」。當日修會長上知會每個候選人，他們獲分派到甚麼傳教區。當年，總會長李納德神父親自宣告各人的目的地，方濟的傳教區為印度阿薩密(Assam)。

1927 年 9 月 22 日，他在聖母進教之佑大殿領受會衣，也是李納德神父親授。然後，他前往故鄉帕帕列羅，向舊地和童年親友道別。他返回伊夫雷亞後，一切已準備就緒，傳教士於 1927 年 12 月 7 日啓航。他們在同月 26 日抵達孟買(Bombay)，然後立即轉乘火車往加爾各答(Calcutta)。他們到達豪拉(Howrah)後，阿薩密、曼尼普爾(Manipur)及不丹(Bhutan)地區的宗座監牧兼印度慈幼會長上瑪弟亞蒙席接待他們。其後，他們再轉乘火車往高哈蒂(Gauhati)，再乘公車到西西隆(Shillong)。方濟感到一切如在夢中。他已踏足他夢想的土地，準備展開完全獻身的傳教士生活。

西隆初學院

慈幼會會士在 1922 年首次來到西隆。當方濟來到時，當地已有合共 69 位司鐸、輔理修士和神職修士，亦設有活躍的傳教中心。1927 年 12 月 31 日，29 歲的方濟終於開始接受初學培育。1929 年 1 月 6 日，他宣發初願。不久，他便修讀哲學。在這期間，他接觸到許多印度出色的慈幼會傳教士。其中最使他難忘的，就是文德靡神父(Fr. Constantine Vendrame)。這位偉大的意大利籍傳教士經常奔走各村莊，從不倉促，但充滿熱忱，只關心一事，就是把基督帶給他接觸的所有人，說服他們進入天國，在天國盛筵佔一席位。他的格言為「驅使他們加入」(Compelle entrare)，意即驅使他們成為基督徒，加入教會。方濟視他為模範。

這些會士就像活課本，我們這位成長中的傳教士從他們身上學習傳教士的神修和方法。為方濟而言，向生活表率學習較為容易，但拉丁文哲學課本卻艱澀難懂。他認為學習拉丁文沒有意義，反而應學習卡西語(Khasi)，即傳教區的通用語言。他的同學協助他，下課後以簡單易懂的方式，向他解釋抽象的哲學概念。當他感到特別難熬時，他便高呼：「在聖母助佑下，我必會成功。」他果真成功了。在培育會院裡，神職修士須負責所有家務。方濟修士不僅做妥自己的份內

事，還願意接受額外的的工作。總括來說，那裡的生活克苦，但學生和職員聚集用膳或舉行其他聚會時，總有喜樂精神和家庭氣氛。

在拉梁實習

他在 1931 年完成哲學培育後，被派往拉梁(Raliang)，那是距離西隆約 80 公里的鄉村傳教站。在那裡，這位熱心的神職修士在安利·池納托神父(Fr. Eligius Cinato)指導下，推行各種活動，特別是照顧男青年。他曾學習基本的醫學知識，因此在探訪村莊時，可協助窮人。在拉梁服務兩年後，方濟已準備好宣發永願。他的長上這樣評論他：「熱心、喜樂，偶爾有點固執己見……他表現良好。」1932 年 1 月 7 日，他矢發永願，成為慈幼會會士。

神學培育與晉鐸

宣發永願後不久，方濟往西隆攻讀神學。他認為重視理論的神學知識沒有多大意義，只視為晉鐸的必經之路。他從課堂和書本學得的知識不多，而是坐在聖體前和聖母腳邊，直接向天主學習神學。

在這段期間，他經常探訪位於山徑旁邊的崙巴林(Lumparing)小村莊。他路過時，總會向村民問好，為病人祈禱，安慰那些遇上困難的人。他就像文德摩神父，也對人靈有永不滿足的渴望。每逢聖誕節，當神職修士在主教座堂介紹各自的新教友和悔改的罪人，方濟的「戰利品」總是比其他修士多。他天資平庸，不通本地語言，但成績為何比其他出色的同伴優秀呢？這是因為他每週探訪村莊前，總是禁食祈禱。

瑪弟亞蒙席講述曾有個卡西婦女夢見一個外國人。雖然婦人完全不認識他，但他竟然治好了婦人的傷患。她皈依後，在領洗時取名為莫尼卡(Monica)。日後，她探訪西隆，遇見方濟·康維尼，非常興奮，高呼：「他就是我夢見的人，是他治好我的。」

1935 年 6 月 29 日，剛出任馬德拉斯(Madras)主教的類斯·瑪弟亞授予方濟鐸職。新晉神父回顧過去 37 年，由帕帕列羅的石地走到天主祭台的旅程，無法抑制淚水。他當時還不知道父母已經逝世。因此，他晉鐸後，第一封信是寫給他童年視為親生父母的維托和亞納。他在信末謙卑地寫道：「媽媽，爸爸，我親吻你們，跪在你們跟前，請求你們祝福。」

2. 長大成熟的傳教士

克利什納格

方濟神父晉鐸後不久，省會長開玩笑地問他，希望修會派他到哪裡服務。他即

時答說：「我的只依從長上的意願。」1935年12月，這位新司祭已在克利什納格(Krishnagar)的主教座堂出任副本堂。他曾學習卡西語，這時他要開始學習孟加拉語(Bengali)。這並不容易，但他也善用這方面的困難，趁機與青年接觸。他請男青年教他，他不正統的發音把他們逗得大笑。他們敬愛他的純真品格，很喜歡他。雖然他的主日講道很嚇人，但這障礙也給他化爲良機。這位屬於天主的人以幾句簡單的句子解釋福音要點，雖然說得結結巴巴，但出於真誠，且打動人心，人們都愛聽他的話。他們明白，這位宣講者既帶來訊息。也活出他宣講的訊息。人們不時看見這位熱心傳教士爲了保著鞋子，把鞋子拿在手中，歡樂地奔走各村，爲病人送聖體，爲罪人赦罪，把福音帶給那些未信主的人，真誠地向所有人問安。

有許多關於他的傳教經歷和成就的故事，有些關於奇蹟，有些則離奇有趣，但全部顯示他渴望人靈得救。一次，他爲病人送聖體，晚上經過森林。突然，他看見前面有一頭老虎。他站在這頭猛獸面前，大聲說：「走開，讓路給主！」據說，兇猛的老虎真的退到一邊，還伴隨給嚇了一驚的神父繼續上路，作他特別的隨從。另一次，方濟神父騎馬往傳教站。這匹馬已到過傳教站多次，他有信心老練的馬匹會帶他到目的地，因此在馬背上埋首修改講道辭。過了一段時間，馬匹停下來，他抬起頭，看見一座美麗的教堂，驚歎道：「真像我們的本堂啊！」不久他便發現，這確是他的出發點本堂聖堂。原來當主人全神貫注修改講道辭時，聰敏的馬匹走了一段路後，不知爲了甚麼原因，決定回家。

玫瑰與荊棘

1938年，孟加拉的雨季豪雨成災。整個郊外洪水泛濫，把農作物徹底毀壞。許多人臨時造了木筏划到傳教區求助。神父們盡力幫助他們。當時，方濟神父患了副傷寒。他好轉後，另外兩個神父也患病了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的熱心傳教士與本堂神父之間有點誤會。本堂神父面對沉重的財務負擔和其他困難，不自覺地怪罪於方濟神父，在省會長面前批評他的副本堂：

- 「我的副本堂康維尼神父沒有學習本地語言，還給我許多煩惱……」
- 「康維尼神父經常到各村莊去，我希望他行事謹慎。」

方濟神父克苦生活，對村民隨和和富人情味，沒有嚴謹的時間表，不依常規處事，可能這一切使本堂神父很煩惱，但他絕無惡意。方濟神父面對這些考驗，依然保持忍耐謙遜，無畏地繼續履行他的工作，只關心人靈。1942年，省會長調派他到克利什納格的主教府。就像當初離開西隆一樣，他悄悄離開這個他熟

愛的傳教區。

憐憫之心

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許多地區的傳教士也遭受阻撓。根據規定，傳教士若是來自反對盟軍的國家，必須囚禁在集中營。克利什納格主教莫魯蒙席(Mgr. L. Ravoir Morrow)是美國公民，為他的傳教士作保證人，而這些傳教士大部分來自意大利。因此，他們沒有遭囚禁，但受到若干限制。如此，孟加拉的傳教工作仍可繼續進行。

在孟加拉的歷史中，1943年至1944年是「大飢荒」之年，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飢荒。莫魯主教向盟軍高層求援，為飢民獲得援助。運載糧食物資的貨車抵達時，方濟神父和塞吉神父(Fr. Sergi)負責監督物資分發，不會因種姓、階級或信仰而有所偏頗。這位傳教士情操高尚，絕不會利用糧食援助使人皈依，而是透過祈禱、宣講和犧牲為基督贏得靈魂。

印度在1947年向英國成功爭取獨立，這位良善的傳教士與人民同樂。1948年1月30日，甘地遭刺殺。當成千上萬的民眾聚集悼念甘地時，方濟神父也陪伴他們，分擔他們的憂傷，並贊同莫魯主教及其他講者的講話。這位意大利傳教士骨子裡是個印度人。兩年後，他申請成為印度公民，並獲得批准。

告解神師

方濟神父在克利什納格服務之初，已有許多人找他辦告解。不論是主教、其他慈幼會會士、修女或民眾，都認為他活現了天主的慈悲。他甫坐進告解亭，便像換了另一個人，為告罪的人施予天主的赦免和平安。他的規勸很簡短，充滿智慧，但並非從書本學來，而是直接來自引導他的聖神。男青年視他為另一位鮑思高神父。

貧者之最

方濟神父盡量減少生活所需，省下來的與貧苦者分享。一般人沒錢買鞋子，因此他不喜歡穿鞋，經常赤腳行走。方濟神父出生貧窮、召叫貧窮、選擇貧窮，效法聖保祿，為一切人成為一切，且經常探望貧民的簡陋小屋。他很少談及自己事，但很熱切關心別人。他謙遜、純真和良善，贏得人民愛戴。

朋友

他履行司鐸職務期間，結交許多朋友。這不是因為他聰敏、能言善道或善於處理人際關係。他在這些方面絕不出眾。那是因為他對基督的愛，以及隨之而來對別人的關愛，吸引不同信仰的人，藉著他歸向基督。

有些人是因著方濟神父的純真和肖似基督的生活，而成為天主教徒。我們可列舉一些例子。教授克里納·查卡博(Krishna Chakraborty)患上癌症。這位良善的傳教士知道後，前往探訪他，盡力安慰這個臨終的病人。神父以真誠關愛的態度，向這個印度教徒談論耶穌，使他有興趣更認識基督。克里納先生終於在病逝前數天領洗。

方濟神父不時探訪岳厄爾·畢華斯(Joel Biswas)一家。岳厄爾是個受人敬重的基督教老師。善良的慈幼會神父很快與他的子女成為朋友。這個家庭不論老少，也被他談論耶穌的態度吸引，於是開始參加感恩祭，最後也成為天主教徒。

律師穆克紀(L. K. Mookerjee)同樣受這位聖善的神父感動。他說：「方濟神父是先知和聖人。他非常關心窮人，所以獲得許多人敬愛。我們視他為大孩子，他只須劃十字聖號，也能感動我們。」

萊爾(A. P. Roy)說：「方濟神父時常談論天主的愛。他的孟加拉語很拙劣，但說話簡單正確。這位聖善神父只要在場，便能鼓舞別人……我不看他邋邋的外表，而注意他的內心。」

重返家鄉

1952年5月，在印度生活四分一世紀後，方濟神父返回家鄉意大利度假。他先往杜林的聖母進教之佑大殿。他也到伊夫雷亞，即他在加入慈幼會後最初生活的地方。他對有意成為傳教士的青年，述說許多有關印度的故事。

他的帕帕列羅之行確是難忘。分別32年後，他重遇特意從美國回鄉的哥哥森姆。他們一起到他們敬愛的童年親友墓前拜祭。在這歡欣的團聚時刻，他們真希望母親佳琳也在場啊！其中一個重要時刻，就是到格薩(La Ghezza)，也就是他們與「爸爸媽媽」維托和亞納度過快樂童年的地方。這對年老夫婦已離世了。方濟神父在他們安葬的墓地主持一台感恩祭。

即使回鄉，良善的傳教士沒有放鬆克己。他依然睡在地板，婉拒村民善意為他準備的舒適用品。他與朋友、親人或其他人相處時，總是人靈的捕人。他返回印度前，把賣掉土地得來的錢，為傳教區購買所需物資，包括為孩子添置衣物，並買了一架腳踏車作傳教探訪。他乘搭貨船，把這些物品運送到傳教區。他在1952年10月6日離開意大利，並在29日抵達孟買。兩日後，方濟神父便返回克利什納格他所愛的人民那裡。

重返孟加拉

人靈的獵人

方濟神父安頓好後，便前往探訪昌德拉(Chandra)、普拉格查(Puragacha)、雅拉達里(Jaladhali)、巴拉瑟德(Barasat)、拉納加特(Ranaghat)及克朗格拉(Clongra)。他願意「爲一切人成爲一切」，每到一處也按需要給予鼓勵或規勸。這位良善的傳教士也接近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，他們也熱切聽他講話。受洗的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組成一個隱秘的教會，繼續按他們的傳統生活，而方濟神父就是他們的牧者。這確實不是教會的正統慣例，也不獲教會接納。然而，方濟只重視人靈。他的使徒工作，尤其是爲婦女提供的服務，均需要艾美雅修女(Sister Emilia)的幫忙，會士開玩笑地稱他們爲「本篤與思嘉」(Benedict and Scholastica)。

IV. 身體衰退

精神願意，肉體軟弱

患病

1957年7月，方濟神父往西隆接受手術。雖然他的病況並不嚴重，但繁重的傳教生活使他健壯的身軀逐漸衰退。然而，他沒有爲此擔憂，反而繼續騎上腳踏車，到各村莊逐家逐戶的探訪，張開羅網，爲天國捕捉人靈。他並不感到多大痛苦，但在1960年7月，他突然嚴重心臟病發。在奇蹟地痊癒後，他被派往加爾各答的哈靈頓護理院(Harrington Nursing House)接受身體檢查和休養。兩個月後，他返回克利什納格，艾美雅修女是最先探訪他的人之一。方濟對她說：「別忘記耶穌是爲人而非爲天使而死。捕足他們啊，把他們全部捕捉！」即使在患病期間，方濟神父只關心人靈和主人的國。

康復

方濟神父的健康迅速衰退。他繼續爲人靈辛勞工作，但要不時住院。一次，他留院一段時間後，省會長認爲應讓他到氣候較清涼的大吉嶺(Darjeeling)的索那達(Sonada)養病。方濟神父雖然不願意，但也服從長上，在1962年4月10日到索那達。他在那裡接獲哥哥森姆和繼父彌額爾的死訊。疲憊不堪的傳教士在這裡有足夠時間休息、祈禱和反省。儘管如此，他仍感不安，心裡惦記著克利什納格的人民。他有預感長上將無了期讓他在山上生活。因此，他在某天整理好房間，沒有知會任何人便離開了。翌日，即8月17日，他在克利什納格出現，大家也很高興看見他重返主教座堂的告解亭。如果有人問起他的越規行爲，他便解釋說：「人靈在等我啊！」

方濟神父病癒後，健康大不如前，更影響他的聲線。他的嗓子本來已經微弱，這時即使他用了麥克風，也幾乎聽不到他說話。可是，熱心的傳教士繼續以手勢和微笑宣講。

只關顧人靈

以前有很多傳教士認真履行基督的命令：「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……給他們授洗……」他們深信，教會是普世的救恩聖事，為使未信主的人得救，他們必須工作，並願意作出任何犧牲，引領人靈進入教會。他們冒著嚴酷天氣，踏上崎嶇不平的森林小路，不管猛獸和賊匪的危險，奔走各村莊，有如善牧，尋找迷羊和新草原。方濟神父必然是其中之一。這樣的傳教士或許「瀕臨絕種」了。他的雙腿曾走遍阿普利亞(Apulia)山區，能抵受勞碌奔波的傳教工作。他直接與人民接觸的傳統方法，經得起時間考驗。他認為人比安息日重要，而且只有一條法律是重要的，就是人靈得救。

只重視天主

方濟神父可說是在一個自以為事的基督信仰環境下長大。他的培育也使他深信，在有形的教會以外，別無救恩，未信主者如要得救，必須受洗。可是，梵二的教會學使他的想法有變。年老的傳教士開始視自己為撒種的人，上主會自行照顧農作物的生長。方濟神父在晚年時，不再那麼熱衷為人施洗，但相信主的話：「父以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，不是你們應當知道的。」

1971 年，孟加拉共和國危機非常嚴重，約有一千萬難民湧到印度。克利什納格接近邊境，大部分難民都在這裡尋找糧食和庇護。方濟神父亦是率先協助他們的人，把國際組織送來的援助物資分發給他們。他不停為難民服務，為盡量協助更多的人，他的精神壓力增加，加上 1972 年 5 月天氣酷熱，這位年老的傳教士幾乎步入墳墓。他被送往加爾各答，在深切治療部住了九天，但幾個月後，他重返克利什納格。他寫信給意大利的朋友說：「能夠多留在世上幾天，協助耶穌的救贖工作，真是莫大的喜樂啊！」

再次回鄉

1974 年，長上決定讓方濟神父返回家鄉意大利探訪和休養。他已 76 歲了，患上慢性支氣管炎和哮喘，長期咳嗽，心臟虛弱。他抵達意大利後，立即前往杜林的聖母進教之佑大殿。如果他不在醫院或告解亭，多數是在朝拜聖體，以手勢向聖體櫃的耶穌談話，抱怨要他留在意大利，但印度的人需要他。方濟神父很渴望返回孟加拉傳教區，但他的朋友勸他留在意大利。他探訪家鄉和老朋友。在他啓程返回印度當日，他在起床時吐血。大家恐怕他要取消行程，但他照原定時間到火車站，登上火車往羅馬，再由羅馬與前任省會長烏格特神父(Fr. Uguet)轉飛至新德里(New Delhi)。

返回印度後，他繼續為人靈工作。雖然精神願意，但 76 歲的身軀軟弱多病。一

天，他被迫把腳踏車的鑰匙交給院長，改用柺杖走路。不久，他探訪巴格當格村(Bagadanga)時，有些流氓埋伏他，搶去他的陀錶。人們要懲戒這惡棍，但善良的神父對他們說：「別傷害他，我已寬恕了他。」1975年3月27日星期四，他再次心臟病發；5月16日，他身體部分麻痺。他在診所對身旁的人說：「請祈禱，並請別人為我祈禱，因為我想再協助耶穌一會兒，為他贏得人靈。」

雖然難以置信，但卻是事實：方濟神父只要支持得了，便會返回克利什納格，盡力協助人民。他身體癱瘓，只能探望附近的家庭。1976年1月，在他逝世前二十天，他在信中承認說：「在印度經過五十年傳教生活後，我的健康正在衰退……我仍可勉強探望附近的家庭。」他的體力日漸減少，並預感快要離開人世了。

V. 與世長辭

聖善離世

1976年2月8日，他感到呼吸困難，在2月11日住進聖母進教之佑女修會的診所。當日是克利什納格教區的每月司鐸退省日，方濟神父不能到場為人辦告解，感到很憂傷。他不停咳嗽，主管的修女請他不要說話，他開玩笑地答說：「我知道了，是你想說話吧。」當晚他特別嚴重，領受了傅油。他清醒時，神父向露德聖母（當日是她的紀念日）低聲祈禱說：「天上的母親，我不曾在世上冒犯你。請你現在援助我。我一直敬愛你，你也一直是我的慈母。」他的呼吸越來越困難，進入彌留狀態，他的幾個朋友在床邊守候祈禱。最後，方濟神父悄然離世。主教座堂響起鐘聲，許多基督徒、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湧到診所，流淚送別他。

葬禮

翌日，慈幼會會士瑪竇·巴萊爾神父(Fr. Matthew Baroi)主持追思彌撒，省會長盧格爾神父(Fr. Lo Groi)、副主教蘇池奧神父(Fr. Stroschio)及三十多位神父共祭。省會長在墓前致辭，感謝天主把方濟神父賜給慈幼大家庭，稱這位離世的傳教士為服務和熱誠的典範，值得眾人效法。大家都說：「我們不會找到另一位方濟神父。」

VI. 聖德昭著

生活平凡

方濟神父曾在農村當默默無聞的農場工人，在戰爭時也是個默默無聞的軍人和囚犯，是最平庸的神學生，從沒有當教授或宣講人；作了傳教士後，他不曾興建教堂，他的長上也不認為他有能力當本堂神父。事實上，他一生也是個「助

手」：繼父的助手，地主的助手，多位本堂神父和院長的助手。方濟神父並不喜歡閱讀或學習。他視自己為天主的僕人，但天主善用這個外表「笨拙」和軟弱的工具，使智者羞愧。這位良善傳教士一生的目標，就是為基督贏得人靈。

渴望人靈得救

方濟神父是人靈的獵人。他對人靈的渴望使他前往印度。早在培育時期，他已歸化許多未信主的人。他到了克利什納格後，繼續捕捉人靈，甚至年長時也是如此。他探訪家庭、監獄、醫院和其他地方，把耶穌的喜訊帶給別人。

為一切人成為一切

「我對你殿宇所懷的熱忱把我耗盡。」（詠 69:10）聖詠詩人的禱詞確是在方濟神父身上應驗了。他用盡最後一口氣，竭力為天國贏取更多人靈。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也應在天國佔一席位，因此這位善牧也竭力贏得這些「其他」的綿羊。

熱心祈禱

或許方濟神父從沒有讀過甘地的話：「許多人羨慕我的平安。這平安來自祈禱。我不是科學家，但出於謙卑，我認為自己是個祈禱的人。正如未潔淨的身體是不潔的，沒有祈禱的靈魂也是不潔的。」然而，我們這位傳教士早已學懂這東方智慧：「有價值的行動來自靜止，言語的力量來自沉默。」人們經常看見方濟神父坐在祭台前告解亭旁邊的椅子上，熱切注視聖體櫃的耶穌聖體，手上拿著玫瑰唸珠。他在這裡與天主建立關係，獲取所需的力量推行工作。

旁觀者或會以為方濟神父是個工作的人，經常到處奔走。事實上，雖然他很活躍，總是在尋找人靈，但他不止於此。他花許多時間獨自祈禱，陪伴耶穌聖體，使他獲得動力，也成為支持著他的目標。無論是騎腳踏車還是徒步探訪村莊，為他也是祈禱的時間。他像聖母一樣，聆聽聖神的指示，心裡反覆思量。甘地於 1939 年在巴多利(Bardoli)說的話，可完美地應用在方濟神父身上：「我們透過祈禱向天主獲取力量。單靠自己力量的人，最後必定失敗。」

麥子必須死去

這位良善的慈幼會會士渴望人靈，因此放下藥物和醫生護士的照顧，離開索那達清涼怡人的氣候，回到他所愛的人民身邊。他勇敢面對孟加拉內陸村落的豪雨和泥地。一次，他冒著豪雨在黑暗中步行幾小時，到達一個村莊。當村民為他準備簡單的飯菜時，有病人需要他，他便即時動身，再次冒著雨消失在黑暗中，並說：「雖然我需要食物，但病人更需要我啊！」方濟神父清楚知道，麥子若是不死，便不能結出更多麥子；若不壓碎橄欖核，使不能榨出橄欖油。因此，

他願意承受任何痛苦，為基督爭取人靈。他奉行鮑思高神父的格言：「一切也為光榮天主和人靈得救。」

證詞

方濟神父沒有機會讀過在 1975 年 12 月發表的《在新世界中傳福音》宗座勸諭，但他早已實踐保祿六世的勸諭：「這些『時代的徵兆』應使我們有所警惕。有人會婉轉地或高聲地——不過總是強有力地——問我們說：你確實相信你所宣講的嗎？你有活出你所相信的嗎？你確實在宣講你所生活的嗎？為使傳道發生效力，生活的見證現今成為重要的條件。正是如此，我們對於我們宣講的福音要負上一些責任……世界需要並期待我們度簡樸生活、具備祈禱精神、關愛眾人——特別是貧苦卑微的人，以及服從謙虛、擺脫世俗及自我犧牲。沒有這個聖德的標記，我們的話很難打動現代人的心，將會徒勞無功、毫無作用。」（《在新世界中傳福音》，76）

任何認識方濟神父的人也同意，他以卓越的方式，實踐了教宗保祿六世的勸諭。這也是他的成功之道。他並非教師，而是見證人。雖然他不懂解釋復活經文，但他活出了復活的力量。

列品程序

1997 年 12 月 12 日，方濟·康維尼神父的真福列品程序正式展開。副申請人慈幼會會士尼閣·盧格爾神父(Fr. Nicholas Lo Groi)正收集所有相關資料。

重要日期

天主忠僕方濟·康維尼

1898 年	生於意大利帕帕列羅
1917 年	從軍
1920 年	杜林海關關員
1923 年	伊夫雷亞傳教士備修生
1927 年	前往印度
1929 年	在西隆宣發初願
1935 年	晉鐸
1935 年	克利什納格主教座堂副本堂
1942 年	克利什納格主教府
1960 年	心臟病發
1962 年	在索那達休養
1976 年	與世長辭（2 月 11 日）
1997 年	列品程序正式展開